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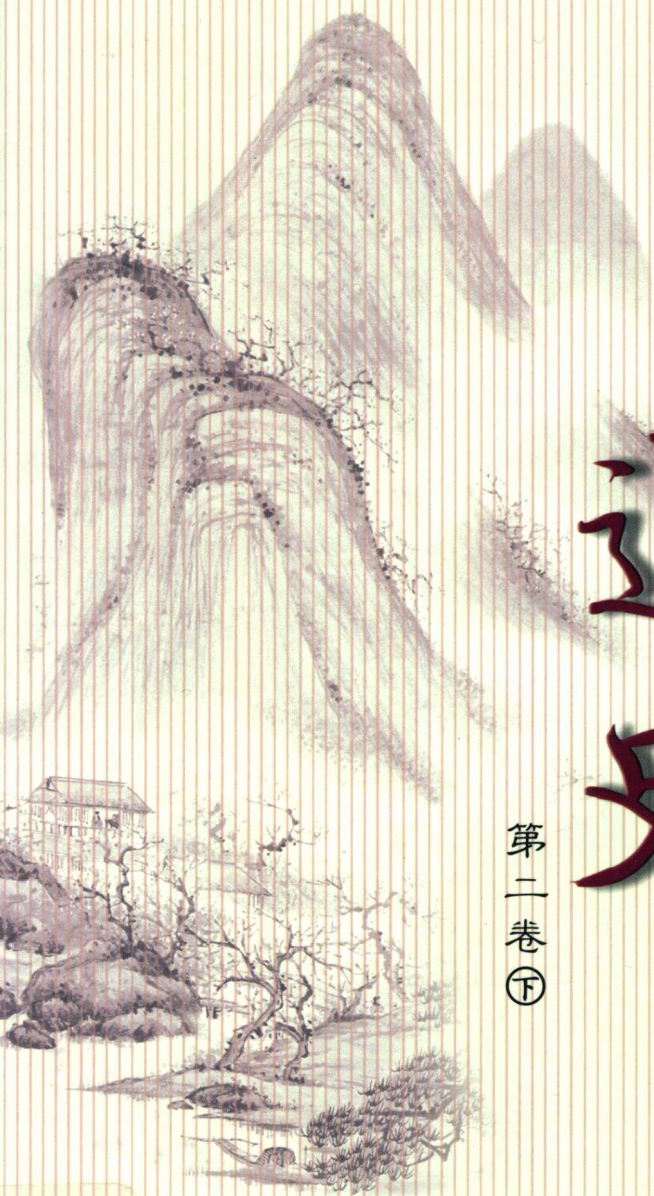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王长华 主编】

河北文学通史

第二卷 下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I 209.922
2011
212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王长华 主编】

【阎福玲 李延年 本卷主编】

河北文学 通史

第二卷 ②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内 容 简 介

中国幅员辽阔,每一地区有每一地区的风俗和文化,也同样有每一地区的个性鲜明的文学。本书作为一部区域文学史著作,用200多万字的篇幅深入浅出地记述和描绘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重要区域——河北文学近三千年的发生和发展,第一次细致全面地展示了拥有光荣文学传统的古燕赵区域内自上古神话产生到今天文学蓬勃发展的整个历程。书中既有对文学史发展轨迹的分类和具体描绘,又有对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与评介。

本书既适合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参考教材,也适于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文学爱好者阅读、自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文学通史·第二卷(下)/王长华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26052-9

I. 河… II. 王… III. 文学史-河北省 IV. I20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165号

责任编辑:王贻社 王剑虹 雷 旻/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鑫联必升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 青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1/2

印数:1—1 500 字数:561 000

定价:400.00元(全7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 王长华

副总主编 王宏斌 韩来平 武吉庆

成 员 王长华 王宏斌 邢 铁 沈长云

谷更有 张怀通 张翠莲 武吉庆

倪世光 秦进才 郭贵儒 董丛林

韩来平 魏力群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 编 王宏斌

副主编 魏力群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河北文学通史

第二卷（下）

主 编	王长华	
本卷主编	阎福玲	李延年
撰 稿 人	第一编	阎福玲
	第二编	霍现俊
	第三编	刘万川
	第四编	李延年（绪论、第一、五、六、七章）
		江合友（第二、三、四章）

第三编 明代河北文学

绪论	2
第一章 明代河北诗词创作	4
第一节 李延兴、石瑤等明代前期诗人	4
第二节 明代中期杨继盛等政治人物的诗作	19
第三节 明代中期刘乾等传统文人的诗歌	27
第四节 明代后期赵南星等人的“诗史”写作	35
第二章 明代河北散文创作	62
第一节 马中锡等明代前期散文作者	62
第二节 杨继盛等明代中期散文作者	73
第三节 明代后期赵南星等人的经世之文	81
第四节 时代后期范景文等人的写景纪事之文	91
第三章 明代河北的散曲和杂剧	99
第四章 明代客籍作家在河北的创作	108

第四编 清代河北文学

绪论	120
第一章 顺康雍时期的河北诗歌	126
第一节 “河朔诗派”及其河北籍友人诗歌创作	126
第二节 正定梁氏家族及其河北籍友人诗歌创作	168
第三节 任丘边氏家族及其河北籍友人诗歌创作	196
第二章 乾隆至鸦片战争时期的河北诗歌	226
第一节 翁方纲的肌理诗说及其诗歌	226
第二节 抒写性灵、酝酿深厚的纪昀诗	232
第三节 朱筠、朱珪与乾隆时期的河北诗坛	241

第四节	乾嘉之际畿辅诗坛巨子舒位	252
第五节	京畿八旗诗人概说	258
第三章	晚清时期的河北诗歌	271
第一节	张之洞的诗歌创作	271
第二节	晚清时期河北诗人谱	276
第三节	晚清时期京畿八旗诗人述略	284
第四章	清代河北词坛论略	293
第一节	正定梁氏家族与顺康时期的河北词人	293
第二节	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	302
第三节	顾春与晚清京畿八旗词人	312
第四节	边浴礼与嘉庆以降之河北词人	320
第五章	清代河北戏曲创作	324
第一节	顺康雍时期河北戏曲创作	324
第二节	乾隆以降河北戏曲创作	337
第三节	董榕与《芝龛记》	345
第四节	舒位与《瓶笙馆修箫谱》	349
第六章	清代河北小说创作(上)	351
第一节	清初至清中叶河北小说创作概况	351
第二节	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366
第三节	和邦额与《夜谭随录》	380
第四节	李汝珍与《镜花缘》	387
第五节	崔象川与《白圭志》、《玉蟾记》	400
第七章	清代河北小说创作(下)	406
第一节	晚清时期河北小说创作概况	406
第二节	储仁逊与《器器琐言》	412
第三节	李庆辰与《醉茶志怪》	419
第四节	石玉昆与《三侠五义》	424
第五节	连梦青与《邻女语》	431
参考文献		440

第三编

明代河北文学

绪 论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国号大明，至崇祯十七年朱由检自缢，前后227年，共历经16帝。明洪武二年置北平中书省，治北平府，九年改北平布政司，永乐元年升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大明由南京迁都北京，京师之地直隶中央，为与南京的南直隶相区别，称为北直隶。明代的河北文学基本以明代北直隶的文学创作作为研究的对象。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有其政治地位所决定的特殊性，京都文化亦与燕赵传统有别，故在此不对京城中的文学进行考察。

北直隶既是畿辅之地，又是军事前沿，明代的重大政治、军事变化都影响及此，这是一块与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的土地。明代文学的发展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为主流，但在北直隶，这两者的创作较为沉寂，传统的文学形式——诗歌和散文，依然是创作的主体。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文观影响深远，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作家创作更多地受到理学思想的制约。明中后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学新思潮，对北直隶诗文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明初，朱元璋极力倡导程朱理学，在科举中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清阙名《松下杂钞》卷下）。永乐皇帝朱棣刊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使得“在明前期，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①。在文学思想上，无论是宋濂倡导“明道”和“辅成化俗之文”，还是方孝孺强调诗歌“增乎纲常”和“关乎治论”的作

^① 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用，程朱理学都渗透到了文人思想和作品中。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曾说：“且今之科举，纯用经术，无事乎所谓古文歌诗，非有高识余力，不能专攻而独诣，而况于兼之者哉！”这在北直隶的作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至正德、嘉靖之际，王学盛行，尤其王艮、罗汝芳、李贽等思想家的出现，追求自由，肯定私欲的思潮风靡全社会，文学上也出现了以“童心说”为基础的追求享乐、世俗、自由的倾向。这股思潮在北直隶却并未兴起，反而是嘉靖王朝的腐朽让河北作家忧患满怀，不乏忧民之嗟。万历年间，东林学派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弊政，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影响至河北文学，要求作品要承担批判现实、拯救社会的责任。明末，在动荡的土地上，无数河北人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疲弱的明王朝，虽然这个腐朽的朝廷是否值得人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尚值得思考，但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中，河北人民表现出的气节将永远值得缅怀，他们的诗文中也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和忠臣志士的心路历程。

为行文方便，本编结合河北文学发展实际和学术界对明代文学分期的通例，以洪武至正德、嘉靖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段为前、中、后三期，对北直隶的文学概况加以简单勾勒。

第一章 明代河北诗词创作

第一节 李延兴、石珪等明代前期诗人

明初的文人们经历战乱，作品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特色，如宋濂、刘基、高启等人，也包括北直隶文人李延兴。随着政治统治的逐渐稳固，正统文化的地位逐渐确立，典雅风格成为普遍的审美理想。永乐以后，“三杨”“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台阁体”应时而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明代文人们遵从或者批判的焦点。成化年间，茶陵派兴起，李东阳力主“浑雅正大”（《怀麓堂诗话》），对“台阁体”进行修正，东阳门下，有藁城人石珪。而后“前七子”掀起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南方吴中派则以追求狂放自适与其遥遥相应，共同酝酿着对传统文化的反驳和新变。在这场争论中，故城人马中锡和孙绪用理论和创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明初，易代的变乱和杀戮使得人人自危，但并未让文坛沉寂，如陈田在《明诗纪事》甲签序中说：“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温柔敦厚，诗教固如是也。”李延兴就是“各抒心得”的诗人之一。

李延兴，字继本，多以字行，东安（今河北廊坊）人。据《列朝诗集小传》记载，其先世为河南人，元初迁至北平。元至正十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奉礼兼翰林院检讨，入明后不仕，郡邑聘为教官，河朔学者多从之，以师道尊于北方，被称为广文先生。李延兴在《画像自赞》中称自己：“虽读书而不求其解，虽体道而仅得其粗，虽同乎今之人而以圣贤为矩墨，虽食夫今之禄而视轩冕犹泥涂，我固以为至拙，人亦笑其甚

迂。”这种政权更迭之际的通世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稀奇。

《四库全书》存李延兴《一山文集》9卷。据黎公颖《一山文集序》：“平生素以文鸣，所作甚富，于千百中仅存七八。”由此可知，其著作颇为丰富，但散佚严重。《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元代，然明代选本也多选录。据陈田《明诗纪事》：“继本诗词峰磊砢，风格老成，有拔山盖世之气。明初北平诗家当以继本为开先。”考虑其代表性作品多作于人明后，故于此介绍。

其门人李敏在《一山文集原序》中云：“中原俶扰，先生遂隐居不仕。上考唐虞三代及两汉之文，下遡伊洛诸儒之源流，于势利淡如若将终身焉。而河朔学者尊仰德业，担囊负笈不远数百里来学。”“其文本根以六经，出入乎群书，上下乎诸子之间。故其文章浑厚雄深，而人莫易窥其涯涘。”“其千变万化固无常矣，究其所以，无非著明是理也，其所以助国家裨治道也。”可见，李延兴主张宗经遵道，经世致用，并非避世，而是以立言济世，只不过与政权的边缘化，使其自适心态发展，野逸之趣增重。作者在《傅子敬纪行诗序》谈到自己的创作，“诗非本乎志，而规规守绳墨以学为声律之细，诗则陋矣！”他所肯定的是上古的风雅和盛唐诗歌，而其评判标准是“藻发乎天趣，声系乎风教”，“诗与志浑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明代“宗唐反宋”的征兆。

李延兴在《备荒杂录序》中写道：“读夷齐采薇之咏、园葵紫芝之歌、杜子美岁拾橡栗之句，可以观世变矣”，《邓伯言玉笥诗集序》中又说：“大抵诗之体裁，各以其类，雅颂有雅颂之制，风骚有风骚之制，汉魏人则汉魏人语，六朝唐人则六朝唐人语。”“其于古今事势之变，山川人物之异，是非得丧之由，兴衰理乱之实一寓于诗，而和平之音、愁思之声、欢愉之辞、穷苦之言，合乎体裁而无偏颇之失当。”这是对“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念的继承，所以他的诗歌能够直视现实。

战争给诗人带来的心灵创伤，表现在诗歌中，是对残破河山的悲怀

情怀和对友人安危的关注。在五言古诗《送李顺文》中，李继本以近乎杜甫《北征》的沉重笔触描绘了元末明初的满目疮痍：“白昼烧通衢，戎马相践踏。屋化飞尘灰，莽莽草木茂。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兵兴岁无虚，穡事废南亩。”诗歌结尾写与朋友离别，动情吟唱：“君归我何如，涕泗满衣袖。执手河之干，临风一觞酒。人生会合难，岂不怀亲友。”还有组诗《咏怀》（丙申岁作）其一：“白首殊方客，奔驰戎马间。时危忧母老，岁晚寄书还。冻雪连荒野，寒云出乱山。苍茫西日外，痛哭倚柴关。”其四：“妻子何时见，凄凉病转侵。虚传千里信，已负百年心。短帽飞霜满，空阶落叶深。白头吟正苦，回首泪沾襟。”频繁的战争冲击着每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诗中写游子漂泊，或者念母、或者怀妻，都是“家书抵万金”的真情注脚。诗人登高望远时写“千古河山几争战，一登高处一潜然”（《秋日杂兴》），送别时云“传语亲朋好调护，路难莫怪寄书迟”（《送别》），诗中凄楚、悲凉的情调，都可以看到杜甫感时伤事的影子。另外，《度居庸》用古乐府的笔调、句式，细致描绘出漂泊流离的生活和晓行露宿的艰辛，结尾处“安得筋骨化为山下土，填却千山万山无险阻，尽使行人免愁苦”，化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诗中的沉重感是相同的。

李继本虽入明不仕，但诗歌并未掩盖其曾经有过的志向。《读贾谊王粲传》：“白发悲王粲，青春羨贾生。万言词慷慨，一赋气峥嵘。吊屈心犹壮，依刘恨未平。怀贤坐长夜，斜月半窗明。”不单纯是评论二人的辞赋，也是后世对长叹者和登楼人的知音之论。还有《和友人韵》：“乱臣倾庙社，祸本久胚胎。万里金城坏，千原铁骑来。人心今日异，天意几时回。痛哭英雄老，凄凉卧草莱。”是对元末明初政局所发的感慨，“人材淹草莽，勋业付儿曹”之句，则表达了自己不能挽救社会和百姓的遗憾之情。

诗集中有为数不少的题画诗和写景诗。前者往往不停留于画面描写，而是将画面与现实相联系，如《题画》中，先描绘出“白烟遮尽青

林花，野簌嫩香应可茹”的画意，进而提出画作的遗憾之处——“胡不著我山之墅”，接着近乎陶醉地回忆：“小时耕牧岷山阳，闲从野人学种树。门前渔浦啼竹禽，屋上鹤巢走松鼠。独行采药日莫归，才得芝术一斗许。纵令服食不得仙，何若长年艺禾黍。小村秋晚鸡正肥，大瓮春浮酒新煮。老翁醉舞儿子歌，笑语喧华忘宾主。此乐不见十许年，兵火煌煌照南楚。思归见画万感生，怅望风帆横浦溆。时清即好谢官归，全家移向山中住。”不仅对画面的形象和构图诗意再现，还将自我感受融入其中，照应现实，寄寓志向。又如《雪溪渔隐图》中“湖之滨，江之濫，书可读，谷可艺，君将忘筌予避世”等句，也是用的类似的手法。

李继本的写景诗古雅而富有情趣，乱世中的无奈淡淡地渗透其中，如以下两首：

城外云山浓似绮，屋里琴书静如水。石炉添火试松香，袅袅篆云飞不起。天涯倦客此停驂，茶社烟销犹隐几。奚奴呼觉日平西，一片秋声响窗纸。（《渔阳客邸》）

黄崖秀绝不可画，山际飞云如走马。东来无此好云林，况逢野衲同清话。茶烟侵午客题诗，松籁吹凉僧结夏。人间尘土诚污人，何时息影禅林下。（《黄崖寺》）

前一篇诗人在诗书中得到了暂时解脱；后一篇则是想找一方净土，寻一时清静。

《静志居诗话》云：“一山，北方之学者，其诗文颇拔俗，长歌尤擅场。”^①从体裁风格上看，确为中的之语。李继本长于七言、精于古体，在此类诗歌中常一气贯穿，任情挥洒，如《仲冬月》描写冬日严寒，霜气如刀，大地冻裂：“斗标建子仲冬月，晓天云掩残月魄。满城霜气利如刀，敝褐蒙头出不得。旭日无光风伯怒，冰合水泉厚地裂。凭高旷望目力超，瀚海天山千丈雪。波涛永閼蛟龙宫，原野深藏狐兔穴。南山榛

① 朱彝尊著，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栗尽枯死，出猎何人驰驱铁。俄顷风收氛翳开，万里云天清帖帖。青旗颭颭酒家楼，杖头恰有钱三百。何物小儿为侣侍，座上能诗有仙客。月斜醉倒花树下，铜龙漏下五十刻。”诗歌纵横想象，笔力盘奐，与韩孟诗派“笔补造化”的追求一致。纪昀评道：“其诗文俊伟疏达，能不失前人规范。在元末诸家中尚为铮铮独异者，长歌纵横磊落，尤为擅场。中有学李白不成，流为卢仝、马异格调者。好高之弊固愈于卑靡不振者矣”（《四库全书》卷一百六十八）。所称继本源于李白，当指诗中流转的气脉和上天入地的想象，而就其用语的险劲，则更接近韩愈、卢仝。

综合而言，《一山文集》中的诗歌倾向于北方的壮美，意境以苍凉浑厚为特征，如《滦河》一诗中的“千年海鹤辽东去，万里滦江天际来。沙路连城白似雪，山光过雨碧于苔”，以“千年”、“万里”拓展读者时间和空间感受。又如《卢龙二首》其一中的“迢递卢龙塞，苍茫滦水波。青林云气重，白涧雨声多。”写云气重和雨声多，从视觉和听觉上造成一种压抑感，加强读者对塞外战乱的印象。再如《赠边将》中的“杀气吹戎帐，腥风拂铠衣”；《咏怀》四首其三中的“雪翳窗灯影，风涵戍鼓声”；《和友人韵》中的“雨雪迷青野，风云动紫宸”等，皆为例证。

正统初年后，“台阁体”式微，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派出现，藁城人石珪是李东阳门下的一个代表人物。

石珪，字邦彦，藁城人（今河北石家庄）。其父石玉曾为山西按察使。珪与兄玠同举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简讨，数次谢病居家。正德年间历南京侍读学士、两京祭酒、户部左侍郎等职。正德十六年，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嘉靖元年，屡乞致仕。但言官以石珪德高望重，进谏请留。嘉靖三年五月，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在朝廷议庙乐、议庙衢、议章圣太后皇后谒太庙仪的争论中，被进谗贬官，且责令无一切恩典，装幃被仅车一辆而已。时人叹为“自来宰臣去国，无若珪者。”之后大臣再无进逆耳之言者，着实可悲。嘉靖七年冬

去世，谥文隐，隆庆初改谥文介。

《四库全书》有《雄峰集》10卷，前4卷及第七、八、九卷为诗，第五、六卷及第十卷为文。另据《明诗综》有《恒阳集》，今未见。

茶陵诗派常被批评为盘踞馆阁、脱离社会，此论对石珪则有失公允。他虽有《太康宫词》、《南朝宫词》、《唐宫词》、《贞元宫词》等系列诗篇，风格典雅，是台阁身份的典型作品，但也有较多源于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篇章，如《贫家行》以女子自述表现农民的艰难生活：“深山有鹿水有鱼，平原终日无宁居。村中昨暮正长下，官府星夜驰文书。父老讹传户役，有马出马车出车。妾本贫家女，少小得养息。自嫁与良人，日出官家力。眼见春泽生，欲谋今岁食。牛种犹逋巨室钱，蚕桑敢望当窗织。城南草屋才两间，千钱出易无人还。夫妻只有一弱子，不忍弃去携归山。已闻长吏税间架，恐有生死鞭捶下。”又如《舖糟吟》：“高堂置酒白日驩，颠裳倒屣意未阑。主人不惜珠璧碎，封麟剥凤充朝餐。西池鼓发纵牛饮，烂醉掣断曼缨冠。狂歌剧舞无夜旦，宫商错乱知谁弹。春缸绿沸壮士喜，红笼晓开鹦鹉死。尽脱金貂岂论钱，不妨曲糵多成市。湘南遗老坐叹息，斜日烘颜亦酣色。江上何人更唱歌，千愁万恨无人识。”本诗写法上继承中唐新乐府，先铺陈贵族的骄奢，再以“湘南遗老”的叹息作结，引人深思。这类作品还有《田居》，以回忆先王在世时的“老死民不流，官长鲜迎走”，反衬如今“甌石犹不盈，焉知肉与酒”，以盛衰变化批评朝廷施政的失败；《鼓不绝》中写“凭君听萧鼓，中有劳者声”，富贵不忘贫民，表现为官者的良心。

石珪晚年置身于政坛漩涡，诗中也不乏当时复杂政治斗争的反映，《杂诗》：“大朴已雕散，颓波漫未涂。笈诰日纷纭，君臣互为谏。直弦忽见绝，白璧多掩瑜。但闻都俞声，无复咈与吁。往往抗颜色，犹称迈唐虞。唐虞不可见，烈士始全躯。王掾名痴绝，槐里号狂愚。安能起皋益，重述邦家谟。”批评朝臣不顾是非，阿谀奉承。《伤哉行》用两个人物的遭遇对比表现世态炎凉，写本来人才相当的东西二家之子，“九重

昨夜下明诏，东家蓬户生光耀。少年位列执金吾，拥者拥兮趋者趋。怀宝不售君子节，太息西儿犹服儒。街前燕雀无虑万，朝朝东飞暮西返。东家画梁稳可栖，切莫随风飞向西。西家网罗不可度，门前冷落无遗梯。嗟哉！人情反复安有公，燕雀亦与人情同，回身掩户且高卧，安用空罗张晚风。”

咏怀遣兴是《熊峰集》的另一主要内容，如《听雨》：“君不见芭蕉叶，梧桐枝，离人一听思千里，亦有潜然堕泪时。阑前不复植此种，恐经百感凋华姿。今宵忽听荷盘雨，依旧闲愁千万缕。乃知古来壮士多悲心，不用当筵怨歌舞。”夜听雨打芙蓉声，孤独感、思乡愁笼罩心头。还有诗歌表现对仕宦生活的疲惫，如《秋日遣兴》：“我虽宦游人，自是悠悠者。忽逢邻叟来，相欢坐桑下。”又如《雨坐述怀》：“古来忠与邪，往往激偏浅。长城能自坏，元恶畴克殄。所以乐道人，但欲脱轩冕。”也有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慨叹，如《述志》：“五采莫如白，数动莫如息。贵名几丧身，嗜利竟死食。”

石琚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每每登临古迹，感叹唏嘘。其怀古诗针对北直隶的历史，感怀言事，颇有北地深厚苍凉之风，如：

河岳千年帝宅开，昔人功业几摧颓。风生易水荆卿去，台筑黄金乐毅来。鸦带夕阳多闪烁，树酣秋色正崔嵬。昭王祠下经过少，为读碑文细拂苔。（《清苑怀古》）

名山万仞白云封，千古人来忆卧龙。郭震志豪频倚剑，李躬望重几临雍。弦歌未坏藏经壁，萍水徒悲过客踪。独讶题诗安处士，断碑多在最高峰。（《望封龙山》）

北直隶的土地上曾经有荆轲、乐毅这样的英杰，与眼前的空无失落相比，怎不让人感怀？诗人的写景之作，多写家乡山水，如《夜渡滹沱》：“西日光已微，跨马出村境。唧唧林鸟鸣，仰见河汉影。南巡古堤麓，地峻行屡警。踏软知近沙，野阔夜逾静。谁将笙歌耳，复听秋虫哽。万事倏春梦，对此山河永。惊波啮断岸，跳梁老鱼猛。星斗摇长练，薄吹